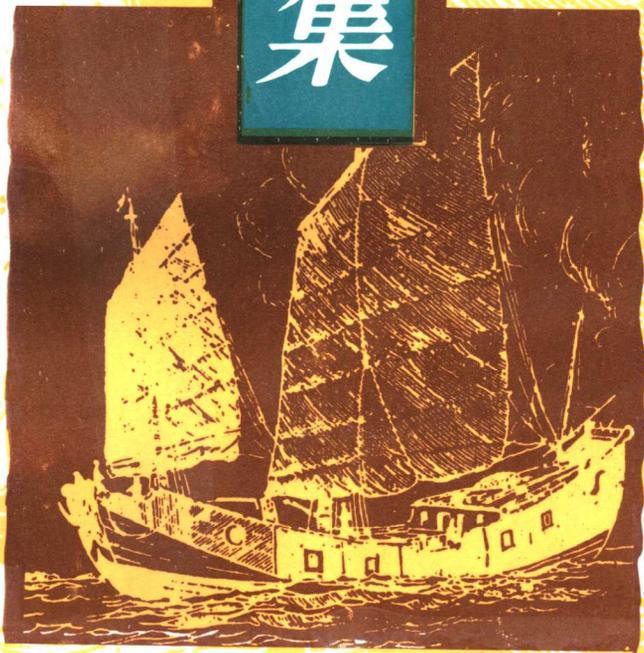


庄为玘 著

海上集



厦门大学出版社

庄为玠 著

海之集



[闽]新登字 09 号

海 上 集
庄为玠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明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23.5 印张 2 插页 589 千字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615-1120-5/K·199

定价:25.00 元



作者与夫人陈静婉女士

序

庄为玠教授的论文选集——《海上集》即将付梓，这是正在兴起的“泉州学”和中外交通史学术界的一桩喜事。

庄先生是泉州市人，从大学时代起即醉心于泉州史事，学问必求溯古，发微探奥，渐成文章，助成泉州之学兴焉。

今泉州，始名于唐睿宗景云二年。因其境临海，岛夷蕃客，闻风而至，海上贸易渐成规模。五代王氏治闽，极尽招诱蛮夷商贾之能事，泉州一跃而为东南对外贸易港口。留从效治泉，扩建州城，遍植刺桐树，繁华的泉州港遂有“刺桐港”的美名。1989年，庄先生系统研究泉州港的力作出版，书其名曰《古刺桐港》，名符其实焉。

宋元时期，泉州港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帆樯林立，商贾云集。中外商品山积，东西方文明辉映。“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伸向远方，“东方第一大港”崛起于祖国的东南海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这段盛世历史留下的珍贵遗产，至今已成为中外海上交通史学术界的瑰宝。无泉州，即无中外交通史可言。“泉州学”在1991年2月17日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中获得了公认。

令人万分惋惜的是，为研究泉州历史和中外海上交通史而献身的庄先生就在这次会议中患重感冒在泉州入院，不久即因心力衰竭而溘然辞世。但是，可以告慰先生的是，“泉州学”的航船已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扬帆前进，《海上集》也已付梓。

庄先生的《海上集》和他的其他著作，反映了他一生的治学特点和成就。他在泉州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方志学、考古学、航海史、华侨史、民族史、闽台关系史诸领域，均有丰富著述。其渊博的学识，令人有仰之弥高之感；其刻苦的治学精神，令人有望尘莫及之叹。他培养的许多学生，正在继承着他的未竟事业。我未曾受业于庄先生，但读过他许多著作。1990年10月间，他拟编《海上集》，托人嘱我为序。当时，我因不敢为师辈著作作序，曾欲谢绝。但是，庄先生还是送来口信，盼我从命。于是，我写了一点感想，权作《海上集》序。1991年春间，庄老辞世，我曾顾问他的后事，感其治学为人，遂更坚定写序决心，与参加整理《海上集》的侯真平同志商量，将已写成的草稿作些修改，以学生的身分完成庄先生生前的嘱托，并以此纪念这位一生勤苦治学、一生两袖清风的“泉州学”的奠基者。

谨此为序。

郑学檬

1992年3月于厦大敬贤寓所

《海上集》编前小记

这部《海上集》，是我62年来论著的选集。我自1929年考入厦门大学，迄今一直从事历史学、考古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野人献曝，不揣谫陋，先后出版专著、论文集、资料汇编和讲义凡十余种，发表论文一百多篇，虽属敝帚，犹以自珍。早在1979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吕沱先生就建议我辑集论文出版，但我当时因教学、科研工作繁忙，无暇顾及，一拖数年，遂无颜以报，深负吕先生厚望！今蒙海外门生陈武博君慷慨资助，值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船即将来泉州考察，和母校厦门大学70华诞即将来临之际，承母校出版社支持，使我这一夙愿终于得遂。陈君，是我抗战期间的学生，时隔多年，他犹不忘师生之情，真可谓学子拳拳，尊师重教，可敬可叹！作为他昔时教师的我，受之甚感惭愧，于是愈信教师职业之崇高！今我无所报琼，唯冀敝集不稍负陈君殷切之情！

我于1909年（前清宣统元年）中秋节后第三天（公历10月1日），出生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生父黄九舍，生母庄抱治。在这个首饰工人家中，我排行第五。由于家境维艰，我出生第74天，即过继给舅父庄笃亭。舅父是华侨，职业为店员。所以我易姓为庄。初名基，取继承庄家基业之意。后因我在庄家属于“为玉”字辈，所以改名“为玗”（谐音）。表字“文山”，以志本

出“文山黄”家。我在故乡由先祖母苏益舍抚养成人，20岁时辞别她老人家，负笈于厦门大学。

1933年，我获得厦门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文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此后，除了1936年9月至1937年7月侨居新加坡，和抗战期间因厦门沦陷而被迫流落集美、安溪、邵武、仙游、南安外，从弱冠至今耄耋之龄的50多年间，都一直工作和生活在这所座落在五老峰之麓、鹭海之滨、郑成功演武场上、风光旖旎而庄严肃穆的母校中。我深爱这所由陈校主嘉庚先生创办的东南最高学府，终生跟她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一个人民教师，我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和史学研究事业。

我这部论著选集，所以颜曰“海上”，是因为我一生所治，均以著名的古海港泉州为轴心，由此辐射而及方志学、考古学、中外海上交通史诸有关领域，所论泉州海港史、中国航海史、中外海上贸易史、外来宗教文化史、华侨史等，都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缘故。

我国拥有世界第三大的领土，和18000多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而且自古以来，就以四大发明和出产精美绝伦的丝绸与陶瓷等著称于世。古代中国与外界的沟通，存在陆上和海外两条丝绸之路。泉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元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的笔下，是世界最大的贸易海港，此后也是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在征服自然和征服海洋的进程中，形成了她的海洋文化。在她身上，有着人类文明史众多领域的丰富积淀，将她作为治学的观察点，可以管窥中国与世界历史的诸多领域。在我的笔耕生涯中，对泉州历史的研究，使我取得了这种效果，受益匪浅！

回顾我之所学所问，无不与师辈的教诲和引导有关。我以一介寒儒，伏膺师道，勤以补拙，兀兀穷年，方取得一些成果。值此结集付梓之际，我不禁怀念半个世纪以来启发和指导我的四位导师和

一位故友。

首先，我怀念早年的学术引路人郑德坤博士。他秉承他的导师顾颉刚先生的遗教，视方志和族谱为史学尚待开发的两大金矿，并以此引导我从事方志研究。1935年至1936年他推荐我的两篇论文《方志改革刍议》和《泉州方志考》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奠定了我从事方志学研究的基础，使我终生致力于泉州学的研究。尤其是1936年郑教授担任母校文化陈列所所长时，和林惠祥教授一起带我发掘泉州体育场唐墓，使我学会运用考古学方法印证订补文献中的记载与阙讹，为我后来的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可惜后来跟郑教授一别50载，从此失耳提面命之教益！饮水思源，师恩永铭，所以我特把我的方志学论文，作为本书的第一部份。

其次，我怀念真诚提携我的恩师林惠祥教授。他精通人类学和社会学，既是一位博学多才、富于事业心的学者，又是一位忠厚待人的长者，他曾把私藏的大批文物图书献给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创立闻名中外的国内唯一的人类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在他的影响下，我走上了考古学、民族学和华侨史的科研道路。早在30年代，郑德坤教授、林惠祥教授和我对泉州唐墓的发掘，首开南方应用近代考古发掘方法之风气。

这次发掘，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即太史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验，还应加上“睹万种物”这一条。文献记载泉州建城始于唐朝开元年间，而我们发掘出来的文物却属于更早的唐朝贞观时期，说明了文献之不足征。在郑、林两位导师的指引下，我尝试开拓我国南方的海洋考古。为纪念两位恩师的教泽，我特把本集中的考古学论著，献给他们！

其三，我怀念指导我史学方法论的萧炳实教授。他是一位彬彬有礼的学者，领导过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新史学运动”，又曾帮我谋求教职。他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梁启超先生的，有所不同。他使我认识到新志必须有新内容，所以后来我在《晋江新志》中创

设了《华侨志》一章。可惜萧教授未能立足于厦门大学，不久即匆匆别去！因此，我特把本集中历史学论文献给他，以纪念这位恩师。

其四，我怀念富于民族气节的恩师薛永黍教授。他是我毕业论文导师，又以历史系主任兼厦门大学附属中学主任的身份，留我在母校任教。这是我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他任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时，因领导抗英学运，牺牲在英帝狱中。他那与时俱进和威武不屈的精神，令我仰叹不已！他崇高的民族气节，是我终生效法的楷模！

其五，我怀念同窗故友吴文良先生。他的大作《泉州宗教石刻》早已蜚声中外，虽自称得益于张星烺教授的《泉州访古记》，但我以为文良友实是泉州学的开拓者之一。

我有幸得到上述四位导师的教诲，和一位挚友的影响，一生受用无穷。他们的道德文章，对我影响至深，受益至大。我自愧驽钝，有负各位师友的教导和帮助！太史公赞孔子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于吾师吾友亦然矣！

我还要感谢友生林金枝、桂光华、庄景辉、王连茂、陈达生诸同志的真诚合作！我欣喜地看到，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事业有成，都已是本行的优秀骨干。我虽老迈，退于第二线，然而见到后继有人，甚感欣慰！

借此，我谨向吾妻陈静婉女士表示敬意，感谢她牺牲自己的事业和诸多人生享受，63年如一日地照料好我的生活，使我专心向学。我的一切成果，都渗透着她的心血。作为回报，我只有献上我毕生的教学和科研成果！

我还要感谢为本集作整理工作的庄生景辉和侯生真平！

临末，我且引用母校校歌自勉：

“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谁欤操钥发其藏？鹭江深且长，臻吾知于无央！吁嗟乎，南方之强！”

本书幸蒙
吾校校长 林祖赓教授惠赐书签
吾校常务副校长 郑学檬教授惠赐序言

特此致谢!

1990年12月15日于厦门大学新西村寓所

目 录

| | |
|------------------------------|--------|
| 《海上集》序····· | 郑学檬(1) |
| 《海上集》编前小记····· | (1) |
| 泉州在地文、人文上的地位····· | (1) |
| 方志改革刍议 | |
| ——《泉州志综》自序····· | (7) |
| 《泉州方志之综合研究》(简称《泉州志综》)大纲····· | (21) |
| 方志学的研究与改造····· | (26) |
| 《晋江新志》(第一版)自序····· | (32) |
| 《晋江新志》(第三版)自序····· | (39) |
| 附:《晋江新志》(第三版)目录····· | (45) |
| 《泉州市志》编写刍议····· | (47) |
| 关于泉州市地名、地图、地志工作的意见····· | (57) |
| 建议全国编修地方志····· | (66) |
| 泉州方志学家何乔远小传····· | (68) |
| 泉州宋元方志····· | (76) |
| 泉州地区旧方志考····· | (81) |

| | |
|-----------------------|-------|
| 泉州史料概述····· | (100) |
| 泉州唐初古墓发掘始末····· | (126) |
| 泉州唐墓古砖图谱····· | (138) |
| 1939年安溪唐墓考古记····· | (145) |
| 南安新发现的六朝墓····· | (169) |
| 宋元明泉州港的中外交通史迹····· | (172) |
| 谈最近发现的泉州中外交通史迹····· | (209) |
| 续谈泉州港新发现的中外交通史迹····· | (216) |
| 泉州宋船发现发掘始末 | |
| ——兼评《泉州湾宋船的发掘研究》····· | (220) |
| 泉州宋船的发现在水运史上的新贡献····· | (230) |
| 泉州宋船结构的历史分析····· | (236) |
| 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 | (247) |
| 泉州宋船木牌木签考释····· | (259) |
| 泉州宋船为蒲家私船考····· | (270) |
| 福建泉州清净寺的修建问题····· | (285) |
| 泉州清净寺的历史问题 | |
| ——泉州港古迹研究之一····· | (291) |
| 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 | (308) |
| 泉州印度教史迹及其宗教艺术····· | (321) |
| 泉州摩尼教史迹初探····· | (333) |
| 泉州犹太教史迹试探····· | (343) |
| 福州新发现的元明时代伊斯兰教史迹····· | (353) |
| 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 | (360) |
| 浙江龙泉与福建土龙泉····· | (378) |

| | |
|--------------------------------|-------|
| 福建南安出土外国银币的几个问题····· | (386) |
| 泉州三大外销商品——丝、瓷、茶····· | (393) |
| 德化白瓷的窑口与港口问题····· | (405) |
| 文莱国泉州宋墓考释····· | (411) |
| 《古刺桐港》(重订本)自序····· | (420) |
| 元末外族叛乱与泉州港的衰落····· | (426) |
| 福建海港史概述····· | (439) |
| 泉州湾的古海港····· | (457) |
| 安海港在闽南金三角中的历史地位····· | (469) |
| 厦门港口的建立及其变迁····· | (477) |
| 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 | (481) |
| 福建华侨投资今昔谈····· | (527) |
|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前言····· | (535) |
| 四种郑成功史料的比较研究····· | (537) |
| 李卓吾是先进史学思想家····· | (558) |
| 郑和宝船尺度的探索····· | (564) |
| 郑和航海与福建的关系····· | (589) |
| 郑和史事三考 | |
| ——纪念中国第一次航海节暨郑和下西洋 580 周年····· | (599) |
| 郑和史事四考····· | (605) |
| 试论郑和与王景弘之死····· | (618) |
| 论明版《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 (625) |
| 明代太仓和长乐的天妃碑是郑和“自传” | |
| ——答香港曾玮波先生问····· | (631) |
| 《福建历史地理》再版说明····· | (641) |

| | |
|----------------------|--------------|
| 闽台关系族谱资料分析····· | (647) |
| 福建民族史概述····· | (670) |
| 武夷船棺的族属与时代的讨论····· | (686) |
| 楚越两族并非同源····· | (691) |
| 铜鼓起源于荆楚民族····· | (699) |
| 评建国以来东、南、西越族源研究····· | (709) |
| 庄为玠教授学术年表····· | 庄景辉 侯真平(719) |
| 编后记····· | 庄景辉 侯真平(732) |

泉州在地文、人文上的地位

从前的地理志，总是偏于人文方面而忽略地文方面，这是一个弱点。因为中国史上的地理志，多半是关于史地学的记载，如沿革、都里等等；或是关于人地学的记载，如物产风俗等等。即使形势山川等自然状态描述，也往往加入文艺议论等事，以增强人文色彩，这是中国史上地理志的特点。现在应看作“历史的地理基础”^①。那么各地便是当地人类的舞台。因此，我们首先叙述晋江的方位和价值，作为晋江自然地理的卷首语。

一、泉州在地文上的地位

我们试一检世界地图^②，便很明显地看出泉州是东经北纬上的城市，换句话说，它是亚洲东南岸的海城，这是现代说明地理位置的方法。旧县志上的“星野”^③，则是以古代以天为参照系的方法来指定某地的方位，当然比较难于正确。例如《史记》说“南斗牵牛，女为扬州”，《汉书》说“斗江湖，牵牛，婺女扬州”，扬州方位的说法

-
- ① 陈叔时《世界史之地理的因素》，生活书店出版。
 - ② 谭廉《最新世界地图集》，商务书馆出版。
 - ③ 乾隆版《晋江县志》，晋江文献会翻印本。

就有不同。又如《后汉书》说“牵牛主吴越”，《步天歌》则说“女先从越国向东论，越国的方位也不同，所以说用星野的方法比较不正确。

现在用经纬线指定地点的，以英国海图所订为准^①。蔡芳泽曾在闽南舆地学社中倡议组织经纬线测量会，来测量晋江的经纬线度，未见发表，即告死亡。其《乡土概述》一文中有云：^②

东北界惠安，极东为祥芝乡后斗美东腿山东端（东经 118 度 46 分 33 秒）。

西部界南安，极西为白垵西南之欧坑乡西端（东经 118 度 24 分 30 秒）。东南濒大海，极南为围头乡灯塔山南端（北纬 24 度 30 分 36 秒）。

正北界仙游，极北为山顶之东岐乡北端（北纬 25 度 18 分 1 秒）。

县城在东经 118 度 35 分 20 秒，北纬 24 度 54 分 54 秒 7。东西有 22 分 3 秒。南北有 87 分 81 秒。

我们根据晋江的方位来论它的地位：就东西而论，晋江是在东经 118 度之间。就南北而论，晋江是横在北纬 24—25 度之间。世界上古商港有欧洲的热那亚威尼斯城，非洲的亚力山大利亚城都在它的北边，所以它会成为北半球较南的古商港，与北纬的欧亚各埠来往。

我们更进一步的说：东经 118 度的方位正是我国东南沿海区，与我国西北高原成个对照，所以他是个东方海城；北纬 24—25 度正附近于“南回归线”（33.5 度），这线为地球上温热二带的分界线，我国的汕头正在这线上，所以他是个亚热带的商埠。

总之，晋江县是世界上东方的古港，和北半球的的古城；又是

① 《英国海图》福建晋江部份，日本翻印。

② 蔡芳泽《闽南舆地学社概况及晋江乡土地理概述》